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血染長江之戰

沙利圣 著



中日长江大决战

血染长江之战

沙利圣 著

(吉)新登字01号

血染长江之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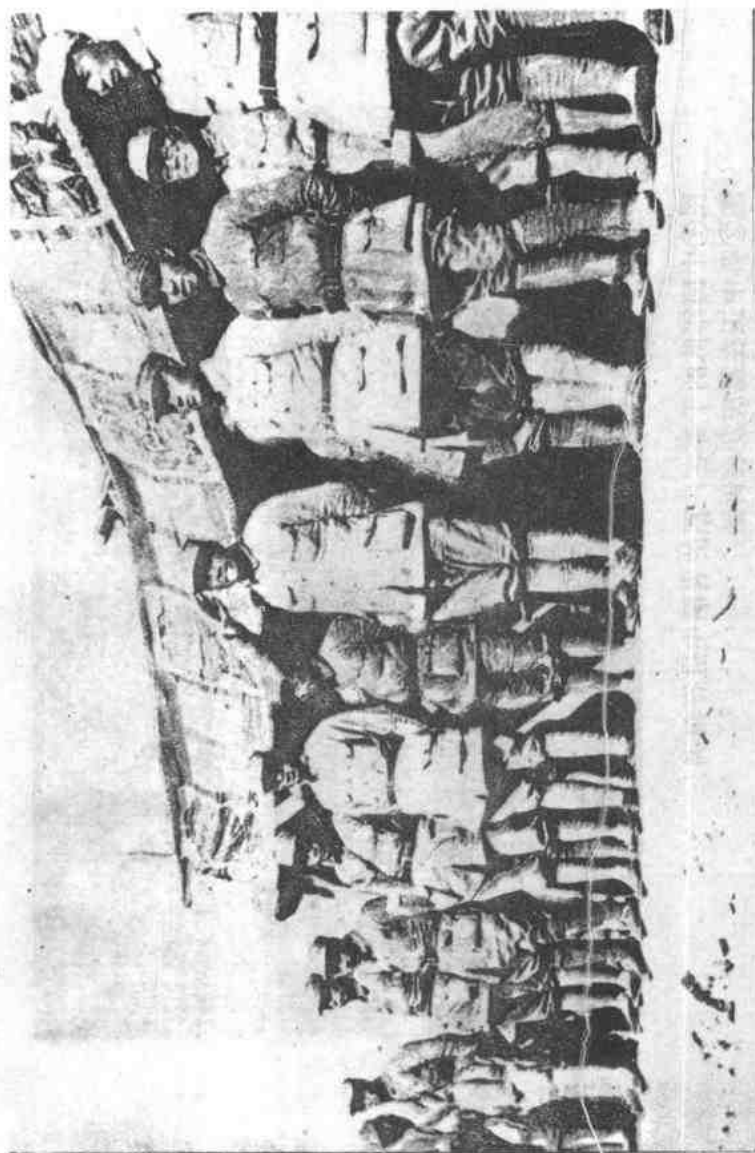
沙利圣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可南新乡胶印印刷厂印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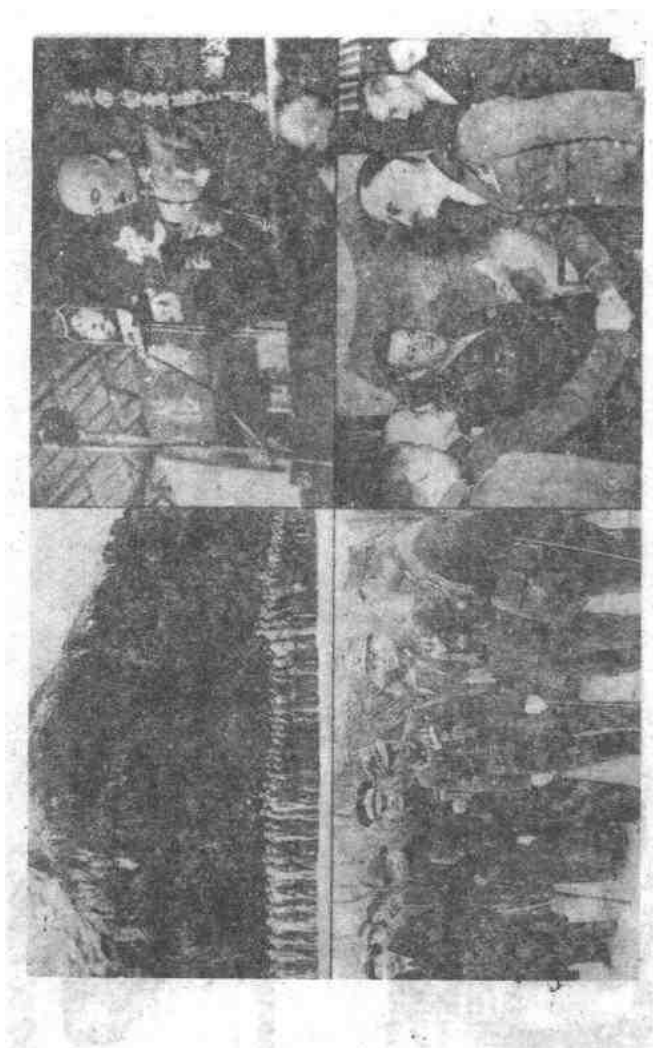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336 000字
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8,000册

ISBN 7-206-02230-2

D·654 定价 13.80元



百团大战前，八路军领导人在晋东南检阅部队。右起：聂荣臻、刘伯承、左权、杨尚昆、彭德怀、陆定一等。



图①中国军队的干部在广西的岩洞中进行集训。

图②蒋中正在重庆发表讲话。

图③国民政府的部份军政要人在重庆。

图④蒋中正在第 14 航队指挥部，和来访的英军指挥官握手。



1943年11月22日，中、英、美3国首脑蒋中正、邱吉尔、罗斯福以及蒋夫人宋美龄在开罗会议期间会晤。



张自忠 (1891-1940)，陆军第 33 集团上将总司令，
山东临清县人。

日本东条英机和重光葵外相（左），访问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汉奸政府。



日本特务川岛芳子

图①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，在东京湾“密苏里”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。

图②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签字。

图③中国代表、军令部长徐永昌在签字。

图④日本重光葵外相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。

图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，最终以战败投降被永远载入史册。



序：历史呼唤着惊心动魄的岁月

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，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大规模战争。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今天重温这段历史，对启迪后人、指导将来确有深远的意义。

《中日长江大决战》的作者，在概括历史事件的基础上，运用特殊的艺术手法，再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演变过程；在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上，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。从丰富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感性认识来看，这样的作品是不可缺少的。在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，将此书献给读者，是值得欣慰的。

五十四年的光阴，在时间老人魔术般的变化中，在分秒必争的撞击中离我们远去了，不过，并没有消失……

1932年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场新的经济危机，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更加激化。他们准备通过战争手段，来重新瓜分世界。新崛起的德、意、日三国，疯狂对外扩张。处于守势的英、美、法，为维护世界霸权，

推行了臭名昭著的、诱使希特勒东进的绥靖政策，致使法西斯德国在占领欧洲十六国之后，于1941年6月以重兵突然袭击社会主义的苏联，于是整个欧洲被投入罪恶的深渊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占我东三省之后，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。一时间，战火弥漫东南亚。法西斯毒雾染指北非、南澳和美洲。法西斯战争狂人妄图以法西斯模型铸造整个世界。光明与黑暗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决战。

在强敌压境、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，我爱国将士无不挺身而出，以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，奋战沙场，直至壮烈殉国。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出一曲曲爱国主义壮歌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，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支援、相互配合的情景，无不体现出中华儿女临危不惧、同仇敌忾的优良传统，显示了中华儿女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。

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，壮烈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在主持南苑军事会议上曾慷慨陈词：“……衅将不免，吾辈首当其冲，战死者荣，偷生者辱。荣辱系于一人者轻，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。国难当头，军人应马革裹尸，唯以死报国。”将军果真去了！他那慷慨激昂的誓词振聋发聩，响彻中华的山山水水。历史将永远铭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。

世人瞩目的芦沟桥上的石狮透过历史的尘雾，正严阵以待，仰天长啸——

“创造人类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，在这

个世界上为什么如此屈辱？”

“历史从来不怜悯弱者。”

1945年9月2日，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，拖着一只假腿，哆哆嗦嗦地抓住绳索，一步一歪地向“密苏里”号巡洋舰的甲板上攀去。盟军代表则居高临下冷漠地观望着这个战败国的跛足老人，谁也没有伸过手去……

如今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坐落在宛平城内。它总揽阳光；一揽明月……

但是，形形色色的枪声，并没有消失……

民族的大敌，并没有立地成佛……

目 录

第1局	陈兵江南	1
第2局	武汉烽火	40
第3局	初期反攻	98
第4局	艰难岁月	160
第5局	战机转旋	216
第6局	决定盛衰	260
第7局	最后疯狂	299
第8局	泪水欢歌	364
抗战记事(1937—1945)		406
后记		433

第 1 局

陈兵江南

徐州大突围是我们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。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，为我国后来长江方面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，对后来长江方面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。

暴风雨的前夕

1937 年 7 月 7 日。

日军在中国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一部，在芦沟桥附近中国军队驻守该地区的 29 军第 37 师 219 团一部发生激战。

顿时，日本军方一片按捺不住的狂欢。他们蓄谋已久的衅，终于惹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了。主战派们断言：中国政府和军队的生存不会超过 3 个月。

同日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，参谋长东条英机中

将急电中央统帅部参谋总长：“鉴于华北局势，现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（机械化部队），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，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。”

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致陆军部杉山陆相急电：“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，已命第 20 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。”

7月8日。

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，竟以满洲国武装部队首脑的身份发表所谓的声明：

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，华北发生事端。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，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。

同日，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首脑致电日中央统帅部，强烈要求日统帅部当机立断，痛下决心，以芦沟桥事变为契机，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“雄图大业”。

7月10日上午11时，南京。

日本驻华大使会见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，以咄咄逼人的口气通告日本政府对芦沟桥事变的态度和要求：第一，中国赔偿一切损失；第二，中国军队撤出芦沟桥、永定河地区；第三，惩办在芦沟桥自卫还击的中国军官长；第四，中国政府向日军赔礼道歉。

王外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，对日方的恫吓性通告，当即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，并通告日方，中国政府和军队决不向侵略军低头，只要日军进攻，中国军队将坚决抵抗，直至彻底打败侵略者。

日本碰了一鼻子灰，于11日召开政府五相联络会议，紧接着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，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，断然向华北增派兵力，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。同时决定，为了策应日军主力对华北的进攻，以海军一部兵力，在华中、华南方面担任牵制任务。

日军战略企图已十分明显，集中主力于华北大平原，首先

击破第29军（约十万兵力）以解决华北问题，打开通往南方的门户，然后挥军南下打击中国军队之精锐中央军，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。

到7月中旬，日军已在华北集结兵力达五个师团，总计十万人以上，并配有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坦克战车。

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击侵略、保卫国家高潮推动下，决心在北方同日军决战。7月9日，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，“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……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。”又令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河北保定、石家庄地区，准备同日军大战。

7月10日，蒋介石决定调集一百个师于华北第一线作战，另以80个师的兵力为预备军。

7月13日，蒋电告宋哲元：“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”。

7月16日，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。中国守军第29军各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，然而由于武器装备太落后，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。在短短十几天之内，北平、天津相继失守。

华北前线守军吃紧的战报不断传到南京蒋介石的统帅部：守军各部伤亡极为惨重，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在战场上壮烈殉国。

蒋介石急令中央军精锐，汤恩伯将军的第13军和卫立煌将军的第14集团军等部驰援华北。

8月初，汤军突然出现在八达岭、南口一带，对正欲从北平地区南下作战的日军主力形成背后的威胁。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立即命令两个师团的兵力，攻击南口的汤恩伯军。

汤恩伯军战斗极为顽强，给敌以沉重打击。

卫立煌军已从保定附近穿过山地，向西北驰进，对进攻南口的日军左侧背发起猛攻，使敌陷入腹背受击状态。

日军为解救被围攻的部队，遂调集华北所有兵力增援南口。中国军队亦不断向南口方面增援。

南口地区的大战日夜进行着。

南京。

蒋介石为了避免南北两个方向作战，亦即防止日军在华东沿海进攻，分散和牵制中国军队北上决战的兵力。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，他便决心以先发制人的手段，彻底消除国民政府“后院”之潜在威胁。为此，蒋介石向华中守军发出命令：

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于规定同一时间内，将敌在我国华中地区以非法所强占领之各据点实力扑灭之。

（一）国军于华北抗战初期，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，尔后则确实占领之。

（二）上海当局应充实宪警之力量，俾能协助国军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。

由于日军事先从汉奸那儿，获得了中国军队将以先发制人手段扫荡华中日军的情报，武汉以下长江中的日本海军舰艇部队和长江中、下游沿岸的部分海军陆战队，在中国军队“一扫”之前，偷偷逃至上海。

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，为了扫除上海之敌，积极部署兵力。指派部队于8月9日主动挑起战事，于8月13日，与日海军陆战队展开大规模战斗。

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在六千人以上，又加上第三舰队的舰艇部队和空军配合作战，致使张治中才能将上海之敌“一扫”而光，反而陷入了痛苦的拉锯战。